

“什么”非疑问用法的演变和发展

肖任飞, 张芳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什么”的非疑问用法大致分三个发展阶段: ①唐五代时期; ②宋元时期; ③明清时期。在唐五代时期, “什么”有了虚指用法, 但任指用法还不太稳固, 并且指别性虚指明显多于替代性虚指。宋元时期, 任指用法趋于稳固, 但还没有替代性的任指用法。而明清时期, “什么”的非疑问用法已经很完善, 既有虚指, 又有任指, 既有指别性的用法, 又有替代性的用法。总之, “什么”的发展存在两个序列: 1) 虚指 > 任指; 2) 指别性 > 替代性。

关键词: 疑问代词; “什么”; 非疑问用法

中图分类号: H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1-0132-05

“什么”始见于唐代文献。早期曾有过种种写法: 上一字或作“是”“什”“拾”“甚”; 下一字或作“物”“勿”“没”“么”“摩”“末”“莫”等。在敦煌写卷中, 还有单写作“没、莽”以及加前缀“阿”作“阿没”“阿莽”的^[1]。

以往对“什么”的来源的研究相对较多, 主要有三种观点: ①以王力为代表的“遮莫”说, 认为“什么”可能与“遮莫”有语音上的联系^[2]。②以吕叔湘为代表的“何物”说, 认为“什么”是由“是何物”脱落掉了中间的“何”而产生的^[1, 3, 4]。冯春田也可归于这类, 他认为“什么”是由“是”和“何物”的简缩形式“物”在一定的句法环境中形成的^[5]。③以张惠英为代表的“是物”说, 理据是“哪”来源于“那”, 类推出“什么”的来源是“是物”^[6]。

本文不在“什么”的来源上下功夫, 着重考察“什么”的非疑问用法的历时嬗变情况, 同时从类型学的角度对其演变规律做一些验证, “什么”的非疑问用法我们根据吕叔湘(1982[1956])等区分虚指和任指两类^[7]。

一、演变的历时分野及其相关特征

从唐代开始, “什么”的非疑问用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唐五代时期

这一时期已经有多位学者对其中的俗文学作品进行了专书的语法研究, 如吴福祥、张美兰等。吴福祥以《敦煌变文集》(以下称《变文集》)和《敦煌变文校注》(以下称“新增变文”)中新增的12种变文为对象, 张美兰以《祖堂集》为对象, 详细考察了它们的语法现象, 而其中包括对疑问代词的考察^[8-10]。

根据考察, 在敦煌变文和《祖堂集》中, “什么”都有了虚指用法, 但任指用法还不太稳固, 并且在虚指用法中, 指别性虚指明显多于替代性虚指。

敦煌变文中, “什么”的形式主要有“(阿)没(莽)”(12例)、甚(什)没(摩)(5例)、甚(118例)、甚生(8例)”等几个。在《变文集》中“(阿)没(莽)、甚、甚生”都有虚指用法, “甚(什)没(摩)”没有虚指用法, 在“新增变文”中“甚(什)没(摩)”有两例虚指用法。先看指别性虚指:

(1) 更被枷禁不休, 於身有阿没好處? (《变文集》p251)

(2) 未委作何計較, 令水體而再伏(復)本原; 不知有甚因依, 遣池內之[水]却令清靜。 (《变文集》p518)

(3) 遠公曰: “不知甚生道安講讚得爾許多能解。……”(《变文集》p178)

(4) 未审愛修甚摩行, 求何三昧唱将来。(新增变文 6.4)

收稿日期: 2009-10-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疑问和否定的构式整合及相关性研究”(09YJC740022)

作者简介: 肖任飞(1979-), 男, 湖南新化人, 文学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汉语语法, 对外汉语; 张芳(1980-), 女, 湖南冷水江人,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汉语史, 民族语言。

在指别性虚指中,“什么”对后面的名词起修饰作用。再看替代性虚指,在替代性虚指中,“什么”起替代名词的作用。例如:

(5) 婦聞雀兒被仗,不覺精神沮喪,但知捶胸拍臆,發(撥)頭憶想阿莽。(《变文集》p251)

(6) 这日未知承命否,经中道甚没唱将来。(新增变文 9.2)

《祖堂集》中,“什么”的形式主要有“什摩(1043例)、甚摩(8例)、什摩生(4例)、什(2例)、什摩处(261例)”。因《祖堂集》是对话体,所以“什么”多表疑问,但也不是说没有虚指用法,在部分偈子中还是出现虚指和感叹用法。例如:

(7) 师曰:“‘土’上着‘一’字,是‘王’字,是什摩‘一’字!”(《祖堂集》p74)

(8) 老宿云:“好个人家男女,有什摩罪过?点污他作什摩!”(《祖堂集》p97)

例(9)很有意思,它是指别性虚指和替代性虚指同用,前一个“什摩”是指别性虚指,后一个“什摩”是替代性虚指。

任指用法在唐五代时期还不太稳定,在敦煌变文中已有明显的任指用法,在《祖堂集》中却没有出现。例如:

(9) 問曰:“比來聞君聰明廣識,其(甚)事皆知。今問卿天下有大人不?”(《变文集》p885)

(10) 不論貴賤與高低,揀甚僧尼及道侶,除却牟尼一個人,餘殘總被無常取。(《变文集》p659)

例中“甚”与连词“不论、拣”、副词“皆”连用,是明显的任指用法。而在《祖堂集》中只有一种类似的情况:

(11) 师曰:“有也未曾与閤梨,说什摩有用无用!”(《祖堂集》p119)

(12) 师云:“道也未曾道,说什摩争即不得?”(《祖堂集》p143)

两例如果换成“说什么也未曾与閤梨”“说什么也未曾道”,任指明显增强,但在这里还是表示否定,为虚指用法。所以吴福祥^[8]认为《祖堂集》中有任指用法是值得商榷的。

(二)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我们考察宋元话本和朱子语类。吴福祥对《朱子语料辑略》(以下简称《语类》)做了详尽的考察,其中包括代词“什么”的考察。^[1]在《语类》中,“什么”的形式有“甚(109例)、甚麽(42例)、什麼(4例)、甚麽样(4例)、甚底(5例)”等,“甚、甚麽”有疑问、虚

指和任指三种用法,“什麼、甚麽样、甚底”没有任指用法。“甚底”的出现进一步说明“甚麽”中的“麽”(或记“物、勿”)是“一类”的意思,因为“底”是“一类”的意思^[1,4]。

此外,虚指有指别性和替代性的区别,《语类》中“什么”的五个形式都可用于指别性虚指。例如:

(13) 此心莫退,终须有胜时。胜时甚气象!(《语类》p76)

(14) 唐明皇资稟英迈,只看他做诗出来,是甚麽气魄!(《语类》p280)

(15) 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麽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语类》p92)

(16) 看他是甚麽样见识!今区区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为他挥下也。(《语类》p233)

(17) 未说道有甚底事分自家智虑,只是观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里面好!(《语类》p71)

“甚、甚麽、什麼、甚底”四个形式有替代性虚指用法,例如:

(18) 先生即厉声止之曰:“你管他作甚!”(《语类》p143)

(19) 须先识得元与仁是个甚物事,便就自家身上看甚麽是仁,甚麽是义、礼、智。(《语类》p99)

(20) 是时高宗好看山谷诗。尹云:“不知此人诗有何好处?陛下看他作什麼?”(《语类》p125)

(21) 学者常谈,多说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语类》p41)

就任指用法而言,《语类》中还只有指别性的任指,没有替代性的任指。例如:

(22) 人气须是刚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气刚,故不论甚物事皆投过。(《语类》p46)

(23) 又皆是此理显著之迹,看甚大事小事,都离了这个事不得。(《语类》p100)

(24) 如今拽转亦快,如船遭逆风,吹向别处去,若得风翻转,是这一载不问甚麽物色,一齐都拽转……(《语类》p162)

宋元话本我们考察的是《清平山堂话本》(以下简称《平话》),《平话》中,“什么”的形式有“甚(82例)、甚么(30例)、甚底(的)(3例)”。三种形式都有指别性虚指用法。例如:

(25) 奶奶道:“出家人,我无甚布施,到要烦你拿来与我。”(《平话·戒指儿记》)

(26) 二人进一小轩内,竹榻前,说甚么话,计较甚么事出来?(《平话·戒指儿记》)

(27) 若与吾弟同行,看甚的鬼魅敢来相侵!”(《平话·洛阳三怪记》)

“甚、甚么”有替代性虚指用法。例如:

(28) 教得我会时,无甚相谢你,待你百年之后寿终,我夫妻二人与你带孝,如母亲一般断送。(《平话·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29) 员外道:“你们只说新媳妇口快,如今我唤她,却怎地又不敢说甚么?”(《平话·快嘴李翠莲记》)

《平话》和《语类》一样,也只有指别性任指用法,而无替代性任指用法。例如:

(30) 小娘子供道:“自从小年夫妻,都无一个亲戚来往,即不知把筒帖儿来的是甚色样人。如今看要教侍儿吃甚罪名,皆出赐大尹笔下。”(《平话·公案传奇》)

这说明,宋元时期“什么”的虚指用法已经基本完善,但任指用法还处于发展阶段,只有指别性任指,而无替代性任指。此外,“什么”在唐五代和宋元时期很少做主语,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三) 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我们考察明清小说,并且着重考察“什么”的任指用法。考察的小说有明代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清代的《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

在考察的明代小说中,我们发现《西游记》任指用法有25例之多,其中24例为指别性任指用法,替代性任指用法只有1例,占4%。例如:

(31) 但留我命,凭你教做什么。”(《西游记》第63回)

此外,任指句式也比较单一,多是“不论...什么...都...”句式。例如:

(32) 你若肯驮他出去,见了齐天大圣,假有起死回生之意啊,莫说宝贝,凭你要什么东西都有。”(《西游记》第38回)

(33) 马流道:“大圣,不论什么时度,他逐日家在这里缠扰。”(《西游记》第28回)

(34) 行者笑道:“师父啊,你那里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善能点化庄宅,不拘什么楼台房舍,馆阁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西游记》第50回)

然而,这到清代的《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里有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a.“不论...什么...都...”句式仍然存在,如例(35),但频次明显增加;b.“什么”逐渐可以居于主位,如例(36);c.有了“什么.....什

么.....”句式等,如例(37)。

(35) 众小丫头慌了,都跪下赌咒发誓,说:“自来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有人凡问什么,都答应不知道。这事如何敢多说。”(《红楼梦》74回)

(36) 贾母便问李薛听何书,他二人都回说:“不拘什么都好。”(《红楼梦》54回)

(37) 王夫人听了这话内有因,忙问道:“我的儿,你有话只管说。.....你有什么只管说什么,只别教别人知道就是了。”(《红楼梦》第34回)

吕叔湘^[1]说:“什么.....都(也)”句式出现得很早,但到《红楼梦》时代还不是很常见,到《儿女英雄传》时代才多起来,我们认为它可能与替代性任指的出现和居主位“什么”的出现有关。

总之,“什么”非疑问用法的演变和发展有如下特点:①形式逐步趋于稳定,从唐五代的形式多样到明清的相对统一;②宋元时期虚指用法已比较成熟,既有指别性虚指,又有替代性虚指;③明清是任指用法的成熟期,既有指别性任指,又有替代性任指。④发展演变的顺序是虚指→任指、指别性→替代性。

二、类型学视野下“什么”的非疑问用法

(一) 汉藏语系语言和方言中的情况

汉藏语系语言和方言中,表示“什么”非疑问用法的形式有三类:①通过声调或语音的变化,如洪洞话、嘉戎话、基诺语等^[12-14];②跟汉语一样语音上不发生变化,如京语、景颇语、苗语、阿昌语等^[15-17];③重叠等曲折变化,如彝语^[18]。

第一类:在洪洞话里,疑问代词读[□□ mu□],任指成分读[□□ ma□]^[12]。嘉戎话里,疑问的“什么”读作[thi□⁵²]或[thi□²²ki□³³],但任指的“什么”读作[thi□⁵⁵]^[13]。基诺语里,[kh□u⁵³a]表示疑问的“什么”,[kh□u⁴⁴]用于强调的答句,[kh□³⁵]或[khu□³⁵]用于答句的强调,如在“η□⁴² kh□³⁵ lœ³³ m⁴² m□³⁵(我什么也要)”中“什么”读[kh□³⁵]^[14]。

第二类:虽然在语音上不发生变化,但在语言形式上可能存在差别,如在京语中,疑问的“什么”可使用[ji²]或[ka□i⁵ji²]两个形式,而任指“什么”只能是[ka□i⁵ji²],还有,京语也不采用“什么.....什么”配套格式,而是把后边的“什么”换成指示代词“dei⁵”(那)^[15]。例如:

(38) ka□i⁵ nai² la² hwa¹ ji²?

个 这 是 花 什么?

这是什么花

(39) ka□i⁵ ji² kuŋ³ khon¹ k□⁵?

什么 都 没 有

什么都没有。

(40) k□⁵ ka□i⁵ ji² ts□¹ ka□i⁵ dei⁵

有 什么 给 个 那。

有什么给什么。

第三类: 如彝语的疑问代词重叠有表示“全体、到处”和加强语势的作用^[18]。

(二) 非汉藏语系语言的情况

非汉藏语系语言一般通过重叠、附加词缀等屈折形式来表示“什么”的虚指或任指意义。附加词缀表示非疑问用法的语言有柯尔克孜语、西部裕固语、撒拉语、鄂伦春语、傈僳语、英语等; 重叠表示非疑问用法的有东乡语等。

柯尔克孜语中, 做主格的疑问“什么”用“emne”表示, 但肯定的任指“不论是什么”用“aldaemne”或“aldaneme”, 否定的任指“无论什么也(不)”用“e□neme”或“e□teme”, 虚指的“不知为什么”用“negedir”^[19]。再如西部裕固语, “ni”用于一般事物的疑问, 虚指和任指在“ni”的基础上产生。例如: ^[20]

(41) ad□aŋ-aŋaŋ jax□i name jiv dər na!

父 母 好的某物吃着是 呐

父母正在吃某种好吃的东西呐!

(42) ni□i kəsi gelse ni□i kesige falap beren.

几 个 人 如果来, 几 个 人 发 我 给

来几个人, 我就发给几个人。

再如撒拉语, 疑问“什么”用“naŋ”, 虚指“什么”是“naŋort□ux”, 任指“什么”则是“hemeneme”或“hememene”。此外, 撒拉语中“什么……什么”句式也很有意思, 例如: ^[21]

(43) sen minə naŋ et de-se, men naŋ-nə et-gi.

你 我 什么做(说) 我 什么 做

若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前一个“什么”用的是基式“naŋ”, 而后一个“什么”用的是变式“naŋ-nə”。还有, 英语也是一样, 疑问“什么”用“what”, 虚指“什么”用“somewhat”, 任指“什么”用“whatever”。

东乡语通过重叠表示任指^[22]。如:

(44) ian ian uida□awo.

什么 什么 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认知语言学认为: 相对复杂的语言意义用相对复杂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从类型学角度看, 虚指和任指用法的“什么”在形式上比疑问用法的“什么”要复杂, 这说明虚指和任指的“什么”是在疑问“什么”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 序列为: 疑问>虚指、任指。

三、结论

总之, “什么”非疑问用法的演变经历了唐五代、宋元和明清三个阶段。非疑问用法的演变可以概括为两个序列: ①虚指>任指, 先有虚指性用法, 再有任指性用法。②指别性>替代性, 先有指别性用法, 然后才有替代性用法。前一个序列可从类型学上得到一些验证, 而后一个序列由于资料的缺乏等还无法得到验证。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示代词[M]. 吕叔湘文集(第3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123.
- [2] 王力. 汉语语法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3] 刘丹青. 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J]. 语言研究, 2001, (2): 74.
- [4] 江蓝生. 说“麽”与“们”同源[J]. 中国语文, 1995, (3): 180-190.
- [5] 冯春田. 疑问代词“作勿”“是勿”的形成[J]. 中国语文, 2006, (2): 135-141.
- [6] 张惠英. 释“什么”[J]. 中国语文, 1982, (4): 302-305.
- [7]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8] 吴福祥. 敦煌变文语法研究[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 [9] 吴福祥. 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a.
- [10] 张美兰. 《祖堂集》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1] 吴福祥. 《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b.
- [12] 乔全生. 洪洞方言研究[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138.
- [13] 黄良荣, 孙宏开. 汉嘉戎词典[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450.
- [14] 盖兴之. 基诺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6: 49.
- [15] 欧阳觉亚, 程方, 喻翠容. 京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4: 67-68.
- [16] 刘璐. 景颇语言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4: 56-57.
- [17] 戴庆厦, 崔志超. 阿昌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35, 75-77.
- [18] 陈士林, 边仕明, 李秀清. 彝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124.
- [19] 胡振华. 柯尔克孜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6: 58-63.
- [20] 陈宗振, 雷选春. 西部裕固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85-86.
- [21] 林莲云. 撒拉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52, 108, 113.

[22] 刘照雄. 东乡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1: 52.

The Evolv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interrogative “*Shenme*(什么)”

XIAO Renfei, ZHANG F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uthors of this paper believe that the non-interrogative “*Shenme*(什么)”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1)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 2)Song and Yuan dynasty period; 3)Ming and Qing dynasty period. There are two sequence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Shenme*(什么)” : 1)unclear reference>arbitrary reference; 2)indicative>substitutive. The paper also inspects the two sequences from the typological point of view.

Key words: interrogative pronoun; “*Shenme*(什么)” ; non-interrogative usage

[编辑: 汪晓]

(上接第 127 页)

Aesthetic essence and artistic creation of narrative distance of novels

BAI Chunx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nzhong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00, China)

Abstract: Narrative distanc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aesthetics and study of art and literature, which was advanced by Booth in his *Rhetoric Of Novel*. This paper presents that narrative distance is the distance among narrative subjects (concealed writer, narrator and persons), which is produced through all of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employed by the writer. The effective controlling of narrative distance is the necessary premise of aesthetic distance of readers. For this reason, controlling distance is the rhetoric goal of the novel, while defamiliarization is rhetoric essence of narrative distance.

Key words: distance; narrative distance; aesthetic essence; artistic creation

[编辑: 苏慧]